

舞者

海岩 著

DANCER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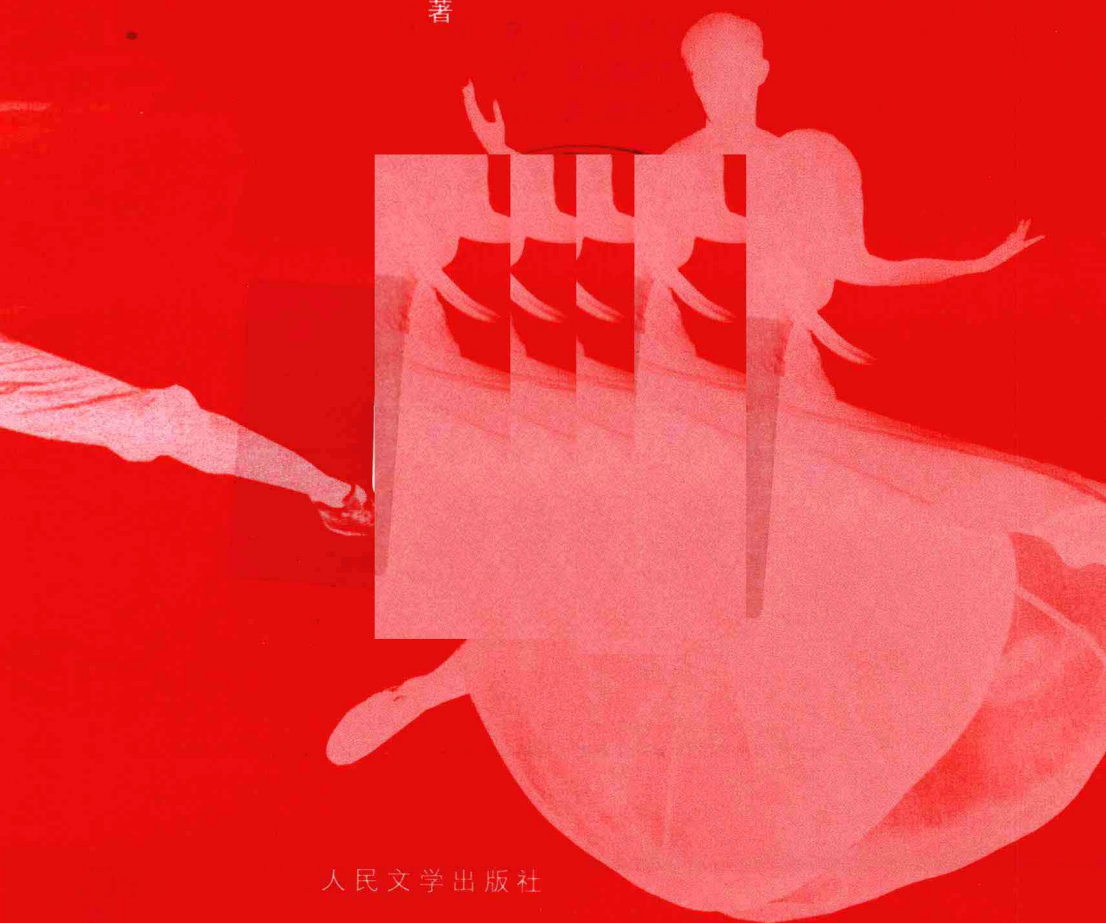


舞者

海山石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舞者/海岩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ISBN 978 - 7 - 02 - 006689 - 6

I. 舞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3554 号

责任编辑:赵 萍 宋 强

责任校对:常 虹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舞 者

海 岩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81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9 插页 2

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689 - 6

定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..... 舞 者

—

【古城云朗 清晨】

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，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，春夏相交的某日小城忽然冷得反常。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地驶过，驱雾的车灯回避着还在沉睡的小巷。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小城同样古老，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。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，砖楼陈旧的灰白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。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，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，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。

【高纯家 清晨】

每天，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，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。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——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。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跑下，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，头颈端正，脊背挺直。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一刻，整条巷子尚空无一人。

【李师傅家 清晨】

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，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，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。门里住的李师傅便是他的老板，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——李师傅妻女三口，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。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，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，也成就了李师傅的“老板”身份。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，一直开到半夜，而白天就在家睡觉，把车子租给高纯。

【公路、机场 白天】

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，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。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，单程百多公里。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，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，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，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。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三个小时：“有去云朗的吗，有去云朗的吗？车子有空调……”直到太阳西斜，才熬不住了，开着空车打道回府。

【公路收费站 黄昏】

人倒霉的时候，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。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，阴沉的天居然落了雨点。高纯摇下车窗交费，钱票也被雨水打湿。透过灰色的雨幕，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，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。一辆黄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，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身穿黄色的衣裙奔跑如风，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。黄色出租车里有个男人摇下车窗，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。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，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，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一片鲜艳的黄裙瞬间漫卷，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拉开了高纯的车门。这一串画面快速切换，快得高纯未及反应，坐在身边的女孩已经大声发令：

“开车！”

高纯没动，侧过身子，面露诧异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出租车吗？我打车呀！”

那边黄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，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。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，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，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利索。女孩又喊了一声：“快开车！”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，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，高纯踩下了油门，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，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。

【李师傅家 傍晚】

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，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。李师傅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，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，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。

“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，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。”

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，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：“君君不要乱

讲啊，高纯多本分啊，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。”

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：“哎，别一见高纯就疯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！”

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，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。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：“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？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？”

高纯无辜地眨眼，“警察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找我，是找你！”

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？”

“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拉哪儿去了？人家家里报警了，满城找她呢。”

“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。”

这一老一少嘀咕着，一边下楼去了。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，照例查验了车况。很快，两人在门口分手。

“你以后把手机开着，”李师傅说，“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，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！”

【高纯家 傍晚】

雨后的落日，绚丽如虹。

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。

从很远处就能看到，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木板搭出来的。阁子间低矮窄小，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。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，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。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，又用发胶喷了头发，像要出门似的打扮利落，才扣着新换的衬衫上了天台。

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，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，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，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，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，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。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，手搭晾衣的木柱，右腿高高扬起，越顶绷直足尖，动作端庄稳定，姿态优雅舒展。

“我看过你的演出。”

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，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。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，飘然转身。

“你看的哪一场？”

“我在劳动剧场看的，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。你跳的是个双人舞，我非常喜欢。”高纯顿了一下，说：“可惜把名字忘了。”

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叫金葵。金子的金，葵花的葵。”

“我是说，那个双人舞。”

女孩没有离开柱子，那柱子如同练功的“把杆”。她说：“啊，那个舞叫‘冰火之恋’。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。”

“冰火之恋”……这名字有点忧伤，让高纯沉默了瞬间，他接下去说道：“你跳得非常好，可惜你的舞伴年龄大了一些。”

“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，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，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。”

高纯见怪不怪：“吃青春饭的行业，都是残酷的行业。”

女孩的目光，有几分感叹，不是对舞蹈，而是对高纯，“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，对吗？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，开车可以开到六十，对吗？”

高纯苦笑一下，笑得万般无奈：“不，我热爱跳舞，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，从十二岁到十八岁。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，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。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，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。”

“为什么把你甩了？”女孩不解，“你受伤不能跳了？”

“我没钱了。”

“跳舞要钱吗？”

“要跳舞，就必须活着，要活着，就必须有钱。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，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楼的老爸，我要想让自己活着，就必须挣钱。”

女孩讶然：“你爸爸妈妈……不能帮你？”

“我妈去世了。”顿了一下，高纯又说，“我没见过我爸。”

说起父母，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。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：“我想挣点钱，然后到南方去，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，就算进不了团，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。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，身体已经有点沉了。”

女孩微微咧开嘴角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

练啊。”

高纯也咧开嘴笑了：“好啊，咱们一起练。”

【高纯家 清晨】

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。当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，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。阁子间里的床上，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，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，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。

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。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，步伐姿态意气风发，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。

【云朗歌舞剧团 白天】

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，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，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。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，街道渐渐宽敞平坦。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，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。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，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，敲醒了睡眠惺忪的剧团经理。

“您是方圆方经理吗？我是金葵的朋友，我是来替金葵请假的。”

高纯这样介绍自己。他对那位三十多岁就有些歇顶的汉子恭恭敬敬。那位方经理转身回去穿衣服去了，一边问着高纯：“怎么了，她，生病了？”

高纯环顾屋里，屋子尚未收拾，床上的被褥也未及叠好，高纯说：“她……她跟她家里吵架了……”

方经理穿戴整齐把高纯送到走廊上，高纯一再说“您留步您留步”，方经理还是陪他下了楼。

方经理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正好出去买份早点。”

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练功房，练功房的破旧在朦胧的阳光中含混不显。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，看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来，刚说了一句：“方经理有人找你。”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团围住。

为首的一个粗声喝问：“你是经理吗，我妹妹金葵今天上班没有？”

“没有啊，你是金葵的哥哥吗？啊，我姓方，我是这团的经理，你妹妹昨天就请假了……”

方圆和他们有方有圆地对起话来，高纯轻声说了句：“方经理我先走

了。”便侧身出门，掩面而退。

【高纯家 晚上】

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上，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，没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，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。两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亲人，以及同样简单的人生阅历。

和高纯相比，金葵的家庭似乎应有尽有，不仅父母健在，长兄持家，而且，她家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上，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酒楼。高纯说：“潮皇大酒楼我知道，我还往那儿拉过客人呢。你们家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买卖，按说不该再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。”

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：“穷有穷的快乐，富有富的苦恼”，她说：“我爸和我哥为了这个酒楼背了一身债，开这酒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。这几年生意又不好，那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款，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。昨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深圳玩的，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妈都不去了。我说那我也不去了。他哄了我一路，快到机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，要跟我谈恋爱。吓得我只好跳车了。”

高纯不解：“谈恋爱那么可怕吗，要吓得你跳车？”

金葵说：“谁知道那个人在台湾有没有老婆。他说没有就没有啦？说不定女儿都该上艺校了。”

高纯眨眼：“台湾也有艺校啊？”又说，“你这一跑，你爸妈肯定急死了，你们家都报警了，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。你明天早点回家吧，你再不回去，你们家真要告我拐卖少女啦。你让他们着急两天了，气也出了吧？”

金葵随和地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又说，“我不是气他们，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。我爸那人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做儿女的顶撞他。我从小什么都听他的，他让我去省里上学，我就去省里上学，他让我毕了业回云朗工作，我就回了云朗工作……”

高纯插话：“他说让你跟台湾人一起去深圳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就知足吧，我现在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，都找不到呢。”

话题至此，转到了高纯身上。高纯的身世，让金葵充满好奇：“你爸爸妈妈离开你很久了吗？”

高纯低头，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：“我没见过我爸，我是我妈带大的，

我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，我妈就病了，后来就去世了。”

金葵沉默下来，用沉默表示了应有的同情。反而是高纯，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，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。

“我妈告诉我，我爸早就死了。可我长大后才发现，我妈从不怀念我爸，他们之间，好像没有任何感情。”

“也许，”金葵试图加以解释，“他们分开太久了，方圆跟我说过，世界上没有任何情分，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消磨。”

但高纯摇头：“如果我也能碰到一场真正的爱情，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，我也会永远记住它的。”高纯的面孔深沉了刹那，随即又自我调侃：“我猜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。”

金葵：“私生子？”

私生子这个字眼，让金葵目光怔忡。直到高纯自我解嘲：“就算是私生子吧，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，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。”

金葵才笑了起来，而且添油加醋：“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，别是强奸犯的罪证。”

在高纯记忆中，这大概是第一次，在他的这间小屋里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。

他可没笑，指指自己：“我是强奸出来的？你太损了吧。”

【高纯家 清晨】

早上，露天睡在天台的高纯依然早早起床洗漱出门，他出门前看到金葵还在阁楼的床上香甜地睡着，他没有叫她。悄悄出门走了。

【李师傅家外 早晨】

高纯从李师傅家接了车子，李师傅喊住高纯：“高纯，今天君君班里值日，你把她捎学校去。”

君君没睡醒似的从楼上下来，在父亲的催促下上了汽车，汽车开走。

【马路上 白天】

高纯拉着一个乘客到了一个街口，结完账后他的手机响了。高纯接了电话：“喂。”

【高纯家 白天】

这天下午，高纯收工很早，他没回李师傅家，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。和他同车来的，还有云朗歌舞剧团的经理方圆。方圆的到来

使这间阁楼倍显狭小，高纯站在阁楼的门外，默默听完了方圆对金葵的规劝。

方圆说：“我答应你们家了，一定把你找到，劝你回去。你哥哥找了剧团，找了公安局，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。你爸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，你总不能在这儿躲一辈子吧。”

金葵说：“我爸怎么说的，他还让我跟那个台湾人好吗？”

方圆说：“这我不知道，你要好不要好可以跟家里好好商量，你们家也是为你好嘛。”

金葵看了高纯一眼，说：“我不会跟那个人好的，我爸不是为我，他是为钱。”

方圆也看了高纯一眼，仿佛这事与高纯有关似的，随后转脸继续开导金葵：“你躲在这儿也是给人家找麻烦嘛，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这地方一旦让他找上门来，非把小高暴打一顿不可，你这样也连累人家小高嘛……”

高纯在门口插话：“打我干什么，我又没动他妹妹一个指头！”

方圆低头点烟，没做解释。

金葵说：“好，那我回去。”

方圆把悬在心口的气，随烟吐出：“对嘛。”他这才如释重负地把脸转向高纯，冲高纯笑了一下。

高纯还是没笑。

【小巷、高纯家外 白天】

方圆完成任务，告辞离去。高纯和金葵一起送他下楼，方圆也许看出来了，金葵还有话说。

“老方，求你个事好吗？”

金葵开了口，方圆悠着劲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金葵回头，看一眼跟在身后的高纯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，他也是学跳舞的，云朗艺校毕业的。让他到咱们剧团去怎么样啊，练一个月就能恢复。”

方圆没敢回头，用更低的声音回答：“你就别给我找事了，剧团现在的效益不好，下一步还要裁人呢。最近准备搞一次全员考核，优胜劣汰。不过你放心，裁谁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”

方圆走了，金葵目送他的背影远去。高纯跟上来问了一句：“他又说什么？”

金葵说：“没说什么。”

【金葵家外 傍晚】

夕阳西斜的时候，高纯送金葵回家。

金葵家住在云朗的新城，那是一片崭新而俗气的楼宇。

下车前金葵用女孩特有的扭捏，对高纯表示了暧昧的谢意。

“这几天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你早烦我了吧？”

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家条件太差了，再住下去你也该烦啦。”

金葵说：“我占了你的床，占了你的蚊帐，你天天睡在天台上，天台上有蚊子，夜里露水也挺大的。我知道你早盼着我快点回家了。”

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你在我那儿我都习惯了，你一走我倒不习惯了。”

金葵笑笑：“那祝你今天睡个好觉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”

高纯点头，却问：“后会……有期吗？”

金葵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又说：“你要想见我，总能见得到吧。”

高纯说：“我这两天多拉点活，多挣点钱，然后上你们家酒楼吃饭去。你在那儿吗？”

金葵说：“我在那儿干吗？你去看我演出吧。过些天我们团可能有演出，我找老方帮你要两张票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可以带她一起来看。”

“女朋友？”高纯说，“我一直以为我会和舞蹈过一辈子呢，所以就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。”

金葵说：“要不要我在我们团里帮你找一个，也找一个跳舞的行吗？”

高纯磕巴了一下：“不用……”又说，“啊，好啊！”

金葵说：“你喜欢长什么样的？”

高纯盯着金葵看，没有回答。

金葵回避了他的目光，也避开了这个话题。她拉开车门，说：“谢谢你这两天的款待，这是真的。”

金葵推门下车，高纯在她身后说道：“不用谢。”在金葵关上车门之前，高纯又把她叫住：“哎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帮我找一个和你一样……和你一样热爱舞蹈的人，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”

金葵回头看了高纯一眼，关上了车门。

【李师傅家外 傍晚】

和金葵分手之后，高纯驾车走在路上，不知因为什么，心里有些孤单。

他把车子送到李师傅家里，李师傅照例检查了车子，车子如往常一样完好无损。

【街边大排档 晚上】

天色已晚，高纯在街边的大排档里，要了一碗素面，慢慢地喝了一瓶啤酒。大排档的一角，摆着台旧得早该报废的电视，电视里放送着一台舞蹈节目，当然不是云朗歌舞团的，但也看得高纯两眼茫然。

【高纯家外 晚上】

酒后的高纯落落寡欢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，才百无聊赖地走回家来。他顺着黑暗的楼梯爬上阁楼，用钥匙开门时忽闻身后有些响动，回首看到墙角竟然站起一个人影。门里透出的一线月光镀出了那人的轮廓，让高纯不由惊异地叫出声来。

“金葵？”

【高纯家 晚上】

高纯没想到那一句“后会有期”来得如此迅速，让他辨不清内心该是张皇还是惊喜。他用毛巾蘸了温水为金葵仔细擦洗了脸上的血迹，台灯下的金葵伤痕斑斑，更为触目的是两行眼泪，让高纯怎不生出无尽的爱怜？

他对金葵的遭遇表达了应有的义愤：“我看那台湾人根本就没想给你们家酒楼投资，是拿投资这事钓鱼呢，你爸你哥凭什么把火气往你身上撒！”

金葵居然还替父亲解释：“我从小到大，都是按我爸的意志生活的，这一次我可能真把我爸气急了……”

“那也不能下手这么狠呀，他不怕把你打伤了吗，万一把脸打破相了你还怎么跳舞啊？”

金葵说：“我爸不让我跳舞了，让我到酒楼帮他搞销售去。他说这个我才跟他吵的，他才打我的，我才跑出来的……”

高纯没听明白似的：“搞销售，让你？”

金葵点头，她说：“那个酒楼，是我们家的命根子。”

【高纯家 晚上】

这天晚上高纯在天台上用煤油炉为金葵煮了热粥，连锅端进屋里。他还没来得及把锅放在桌上，小阁楼的屋门便突然砰砰作响，两人惊慌不已，高纯一边问着：“谁呀？”一边迅速拉着金葵躲上天台。他把天台的门关好之后，才气息未定地又问了一声：

“谁呀？”

门外第二遍回答：“高纯在这里住吗？”

高纯克制心跳，毅然开门，透过屋内台灯昏昧的光芒，他看清门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高纯镇定下来，声音恢复平静。

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“你是高纯吗？”

“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姓蒋，是从北京来的。”

【高纯家 晚上】

这位不速而来的客人坐在阁子间里唯一的那把椅子上，身边放着高纯为他倒的一杯白水。金葵也不再躲在天台的门后，而是靠在门边，默默地听着两个男人的交谈。那位姓蒋的陌生人大约六十多岁，身体瘦如薄纸，声音响铜一般。

“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你的母亲，我还记得她皮肤很白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。我印象中她叫高长红，你是跟你妈妈的姓吗？”

高纯站在这位蒋先生的对面，他说：“对，我妈很漂亮，她后来剪了短发。”

蒋先生在高纯的脸上凝视片刻，说：“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和你母亲一样，也是一表人才。”

高纯说：“你是我母亲的朋友？”

蒋先生说：“不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。”

高纯意外地怔住，他看一眼门边的金葵，然后对蒋先生冷淡地说道：“我没有父亲。”

蒋先生面目平和：“没有父亲，怎么会有你。”

高纯则坚持了自己的怨恨：“如果一个人把我生出来又不肯把我养

大,那他就没有资格让我叫他父亲。”

蒋先生说:“他创造了你,你是他身体发肤的延续,是他生命的一部分,他在血缘上,法律上,都是你的父亲,这是事实。他只是没有履行父亲的责任,但没人能改变这个事实。”

高纯的眼圈红了,他说:“我从来没觉得我还有父亲。我妈也不在了,我在这个世界上,早就没有亲人。我一直自己生活。一个人,自己养活自己,我活得挺好。”

高纯泪光晶莹,金葵为之感动。蒋先生的面容也就格外慈祥起来:“你父亲病了,他病得很重。疾病有时能让人回顾一生。他对你和你的母亲,非常歉疚,他想找到你们,对自己的失责做出补偿,所以委托我来找你们。我刚刚打听到,你的母亲已经在前年去世了。但我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你,我想告诉你,你还有亲人。从今以后,你将一辈子衣食无忧!”

蒋先生的宣告让高纯再次与金葵对视一眼,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,不知是轻蔑还是惊愕。

【出租车内 白天】

高纯开着出租车穿过云朗的大街。

关于这个忽然现身的父亲,高纯和坐在驾驶副座上的金葵发生了争执。

高纯说:“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我妈是没找我爸还是找不到我爸,可我知道我妈这些年为了养活我,为了让我上学、上艺校,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累。如果我父亲真是那么一个有钱的老板,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半点帮助?”

而金葵则认为:“每个人都会有一时的错误,何况他现在不是派人来找你了吗?他不是承认对不起你了吗?他不是说想要帮助你了吗?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爸爸。”

高纯依然耿耿于怀:“他早干什么去了?我妈不在了他才出来,他早干什么去了!”

金葵说:“那时候他不是有老婆孩子吗,他早就有家庭了当时你妈知道吗?”

高纯说:“我妈从来不跟我说我爸的事情,她只告诉我我爸早就死了。我一直不知道我父亲还活着。”

金葵说:“更想不到他还是个大老板吧?”

高纯说：“他家财万贯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妈已经不在，我也能自食其力了，他过去那样对我们，现在年纪大了又想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，我偏不让他好过。我得让他明白，钱并不能买通所有的人！”

金葵说：“这怎么能叫买通呢，他买通你干什么。他是你父亲，他老了，想你了。你是他儿子，儿子对父亲，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？”

高纯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，怎么不回去原谅你爸？”

金葵说：“不是我不原谅我爸，是我爸不原谅我。我和我爸的情况跟你不一样，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？”

高纯说：“怎么不一样？我爸想用钱来赎他的过，你爸打你骂你不也是为了钱吗？我最恨钱了！好人为了钱能把心变黑，坏人有了钱又想把黑了的心染红。”

金葵说：“你再怎么恨钱，可你也离不开钱呀。你不是想跳舞吗，你父亲至少可以帮你圆了这个梦吧。你别那么倔了，和自己的父亲过不去，有多大意义呀？”

高纯不再说话。他把出租车开进云朗宾馆的停车场内，他和金葵下了车子，向饭店的大门走去。

【宾馆餐厅内 白天】

中午，蒋先生在他下榻的饭店里，设宴款待了金葵和高纯。

高纯的家世仍是席间的主要话题。蒋先生因为独自喝了一点茅台，话语间也就带了些酒酣耳热的兴奋。

“你的祖父名叫高德龙，你父亲出生的那天早上，你祖父梦见自己的床上睡了一条大蛇，一个小时以后你父亲就出生了。所以你祖父就给你父亲起名叫龙生，取破天龙降生之意。小龙也是蛇的别称嘛。这些都是我和你父亲一起上大学的时候聊天聊出来的。”

蒋先生说得红光满面，高纯听得无动于衷，倒是局外的金葵怕冷了场面，凑趣地与蒋先生没话找话：“那高纯的爸爸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”

说到高纯父亲的现在，蒋先生变得简明扼要起来：“他后来下海经商，开了一家公司，公司做得相当不错。”

“那公司是做什么的？”

蒋先生说：“什么都做啊，那公司就叫百科公司，就像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象。公司的名字是请一位阴阳大师算出来的。”蒋先生转脸又对金葵

说道：“高龙生先生真是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做得成功，挣了很多钱呀。”

高纯冷冷地插嘴：“挣钱就是成功？”

蒋先生当然听得出年轻人话里的锋芒，不由替他的老同学尴尬了一下，缓和地解释：“你父亲……其实一直是想念你的，你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的妻子今年去世了，他自己的身体也垮了，他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，只能托我，一个曾经见过你母亲的老朋友，来找你。他让我来找你，是瞒着他家里人的。”

高纯的腔调更加冰冷：“你是说，他想找到我这个儿子，又不想让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光彩的儿子，让别人知道。”

蒋先生摇头：“不，他想让人知道，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一个儿子。”

高纯冷淡地问：“他不顾忌他的家人吗？不顾忌他的名誉吗？不顾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二十年前就有一个私生子吗？”

蒋先生摇头：“不顾忌了，因为他患了绝症。”

高纯和金葵都有些意外，他们沉默地对视了一眼，少顷，高纯继续了他的恶毒：“所以，他想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，把自己做的错事抹平。这事对我和我妈来说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一生，对他来说，只是一件事情。”

金葵看得出来，高纯在压抑自己的激动，他用故作平静的神态，发泄出内心的愤懑。金葵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，听着他们彼此将话题触及灵魂。

“你们今后也会慢慢长大，也会面对生老病死，可你们现在一定体会不到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其心也善。你的父亲想找到你，是人的本能，是善良的本能，你不应当拒绝。”

蒋先生的语气保持了长者的持重，后辈的刻薄反而让他更加语重心长。高纯沉默下来，少顷，他问：“他既然想认我，为什么还要瞒着他的家人？他既然无所顾忌了，为什么还要让你这样偷偷摸摸地找我？”

蒋先生答道：“因为他瞒着他的亲友立下了一份遗嘱，他在这份遗嘱中决定，在他死后，他亲手创办的百科公司由他和他妻子生下的女儿继续经营，而他个人的存款和房产，由你继承。在找到你之前，他不想让他的女儿，也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知道他立下了这样的遗嘱。因为你的姐